

[科威特] 莱伊拉·奥斯曼 著

王复译



沃斯米娅 跃出大海

就是这个大海变成了恋人的坟墓，海浪的低语传进他的耳中。他觉得那是沃斯米娅甜美的声音随海浪而来，给他送来了思念，送来了自从她告别了生命之后在海中度过的年月里的故事……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沃斯米娅 跃出大海

〔科威特〕莱伊拉·奥斯曼 著
王 复 译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沃斯米娅跃出大海 / (科威特) 莱伊拉·奥斯曼著;
王复译.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075-4653-8

I. ①沃… II. ①莱…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科威特-现代 IV. ①I38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3425号

沃斯米娅跃出大海

作者: [科威特] 莱伊拉·奥斯曼

译者: 王复

策划: 杨平

责任编辑: 杨宁 郭俊萍

特邀编辑: 王芳 余菊芳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址: <http://www.hwbs.com.cn>

电子信箱: sinoculturepress@yahoo.com

电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70

责任编辑 010-58336258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7.5

字数: 60千字

版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653-8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11
第三章 / 023
第四章 / 027
第五章 / 033
第六章 / 047
第七章 / 055
第八章 / 061
第九章 / 073
第十章 / 089
第十一章 / 107

第一章

昏黑的天空没有月亮，一颗星星像痴醉的女人的嘴闪动着微光，灰色的云块稀疏散落，彼此不相连。

酷热的灼烧与扬尘的风暴之后，吹起了初春的凉风。海就在他面前，茫茫无际，波逐浪舞，随着那不时袭来的有力的风动，浪尖上顿时白沫飞溅。

他独坐渔艇上，充满惆怅，只觉着丝丝的抑郁在灵魂中伸延、巨大的孤独在体内铺张，又成无数分支到体外，扩大着、扩大着……正变成环绕其身的环，俨如魔女们的手臂，将他围拥着。

他把双臂举向天空，摇动着，欲击碎这环，让其沉落大海，随波而逝。当他觉得包围已被粉碎时，心方释然。

他左顾右盼，双眼追随着大海，最后紧盯着指示着渔网位置的红色的鱼漂。

他自忖道：“今晚会有收获吗？”

天气预报说，凌晨三点海水涨潮……

这预报会准确吗？还是像多次发生的那样再次失败？要在这儿

等吗？

他不习惯等待，每每是一个人把网撒下，翌日清晨与同伴们返还，用那黝黑的臂膀把财富拉出。

同伴们跃然眼前。虽有白昼的折磨与黑夜的煎熬，他们的面孔却永远微笑，一旦围坐在小小的客厅里，一切不快很快消失在九霄云外。风吹刮着记忆，脑海漾动，他们讲述着各种信息，熬着夜，聊着天，玩着达迈棋和纸牌，用那些赤裸裸的笑话轻松着自我，再激起五花八门的欲望，谁要想溜之大吉，大家便群起而攻之。

一幅幅画面接踵而至，丝丝的抑郁不离其身，他提醒着自己：我若屈从于这抑郁，便绝无成功。

他站了起来。海浪戏弄着渔艇，使其在水面上旋舞不停。他做了些体育动作，舒展着身躯，摇摇晃晃，愉悦传入体内，仿佛有柔软的手指伸入他的四肢，轻轻地搔逗着。当他感到满足后，重又坐下休息，想着该如何打发时光。

他孤身一人……漆黑的夜目睹着他的焦虑。他自忖道：我干吗不去唱唱歌呢？我的喉咙很久未得舒展了，声音怕已生锈了。

在客厅里，他们都喜欢我的声音……有一次哈迈德对我说：“你的声音真像欧德·杜黑。”

我笑了，我的声音怎么能与那醇厚、美妙的声音相比呢？可是哈迈德却支持我，肯定地说：“以安拉发誓，你的嗓音真像欧德·杜黑。”

说罢，他似乎在鼓励我，拼命地要求道：“唱吧，阿卜杜拉！唱吧！我们特别喜欢你的声音。”

我急忙摆手拒绝，可他们却坚持着。我解释道：“自从欧德去世后，我的心不再想唱歌了。”

“那你也特别欣赏他的声音？”

“是的。以前我总是刻意模仿他的声音、他的唱法和他那温和的喉咙中发出的轻轻不断的颤音。”

哈迈德还在求我，我说：“他去世后，我一唱歌就感到痛苦。我觉得他会来到我的梦中，指责我。”

哈迈德问：“他听过你唱歌吗？”

“听过。一个朋友请我去过他家，对他说我的声音很像他的声音。他什么也没说，带着亲切的微笑操起乌德琴^①，弹起了我喜欢的曲子——《昼夜咖啡馆之声》，那诱人的弹奏使我情不自禁地哼起了那支歌。”

“他喜欢你的声音吗？”

“是的，他称赞了我，我乐坏了！”

说到这儿，大家一齐要求道：“唱吧，阿卜杜拉！唱吧！”

我的声音颤抖着，两滴泪水随颤抖滴落。当我试图展开歌喉时，一种深藏的东西在撕裂我的心……

同伴们沉默了，不要求我唱了，他们开始怜悯我。

可今晚，唱歌的愿望油然而生，我不再犹豫。或许鱼儿能听到我的歌声，带着对那深藏祖辈心底的悠远曲调的思念游来。现在这一代人可不知道那些曲子，也不去找寻它，可它依然镌刻在海底，跳动在女精灵的唇边，期盼着潜水日月的回归，任歌喉响亮永不疲倦。如果今夜鱼儿听到我的歌声，定会欢快不已，它们将来到我身边跃舞嬉戏，温存我的孤独。它们将击碎我的愁伤，将化作闪电震撼着我，吸尽我体内的哀婉，为我欢庆，仿佛我的归来就是它们的节日。

① 乌德琴(Oud)，流传于西亚、中亚、北非等地区的一种传统拨弦乐器，状如琵琶，声音特性和演奏技法则更接近于吉他，被誉为“阿拉伯乐器之王”。乌德琴被认为是中国琵琶、欧洲鲁特琴的前身。由于现代吉他延自鲁特琴之一种类，故乌德琴也被视为吉他之祖。——译者

啊，我的苦痛，如果我能为你注入久眠的歌！如果我扯碎你那令我欢乐的尸体在你的缠裹中颤抖的殓衣！噢，被扼困在我喉中的歌，我多么期盼，期盼着你冲出来。

* * *

他挤压着记忆，使其在诗句和歌词间徜徉。他的声音颤抖了，十分微弱。他又沉默了，然后，他仿佛感到羞愧，再一次尝试……然后，送出了“啊！玛露……啊！玛露……”之声。

海波轻漾、涌动，荡起来了。他感觉到那来自海底的欢笑声在船旁铺排着，催促着他，泡沫在浪尖上欢乐于夜的聚会，美人鱼的花冠在浪花上飘荡，白鹤优美鼓翼，那是钟情夜景的翅。他正是浪花上的夜景的痴心人，爱恋的鸽子在心中起舞，于是，那歌唱终于冲出喉咙：“啊，夜的守护人，你如我一般无眠；啊，鸽子，你让我想起了亲人的容颜……”

那歌声源于心底，流溢于被时间猎获的深埋的心灵，尽管日月已暗杀了心灵的欢乐，可他仍不遗余力地奔向大海，每次都犹如初次相见，紧紧地拥抱它。这宛如炭火般炽热的钟情永久不变，无论是烦躁犹豫，还是恐惧或失望，都不会将其熄灭。

他的歌声停了下来，怎么没有一条鱼儿跃水起舞，可能是自己的声音未能到达。他于是沉默了，等待片刻后，他注意到自己的歌声中有着失望。

于是，他对自己的心灵细语道：“人最怕失望灰心。”

他又继续那轻柔畅流的歌，胸中涌动着思念。回荡的歌声在身边飞舞，撕碎了那孤寂的圈。音乐送往每一朵浪花，让其舞蹈翩翩。

浪花即歌，他感到它游动、飞溅，正在唤醒沉睡的鱼儿，撒在不远处的网上的红色鱼漂如鸟儿般轻轻地浮动着，那爱情的鸟儿正在他的胸中鼓动着双翼。

谁在抱怨他？

晨光尚未将爱恋的人儿的面孔照亮，太阳尚未升起，谁会抱怨他呢？

他的声音再次响起，继续着他喜爱的欧德的歌：

噢，责备我痴情，令人难言：

你不知痴情的夜昼是熬煎，

思念将青春的岁月翻卷，

我心中的秘密不时隐现，

……

红色的鱼漂不停地颤动着，他感觉到鱼儿正成群结队地竞相往渔网汇集，仿佛它们正步入他的心田，与他共忧患，谛听他的诉怨，安慰他的孤单。

啊，明天就要起网了，他的心即将欢唱，他将肩负财富，从每条鱼嘴中嗅着他喜欢的气息。鱼儿或许会把那依然鲜活的海底的记忆带给他。可是，如果渔网空空呢？如果他觉得鱼儿、鱼儿的气息及它们的记忆已弃他而去呢？如果网里只有些破鞋、碎石、烂草呢？他的欢乐将重隐心底，他的梦亦将破碎。

他哆嗦了一下，拒绝着这一想法：“不，梦绝不会破灭。希望的翅膀即使中箭也依然翱翔。”他厌恶气馁，向屈从开战，他了解海，知道无论如何，这大海浩瀚威严，却总是慈祥的、慷慨的。

他记起了童年，他的爱，他的梦，他从未有一天丢掉过希望。那敲伤他腿的人的责骂与咆哮不曾击败他，他“没资格”的想法不曾击败他，无论境遇如何，他始终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孩子；无论如何艰难与贫穷，希望始终把失望和沮丧的外套从他的心灵上掀开。

现在……

他那永远喊叫的妻子！她在他身边，就是那不断敲击着砧铁的铁锤。她使他怀念那已逝的岁月，将他送回那温暖身心的永远的思念。她不明白，无论她如何吼叫，他也不会退缩。他仍然沉溺于对海的爱恋，他奔向大海，让它吸尽自己的痛苦，忘掉她的声音，忘掉她的强求，仿佛他要永远远离那吼叫。可是他也知道，吼声依旧。

他记起了她，仔细看看表，发现时间流逝极快，犹如火星一闪即逝。那么，他应该离开他的海恋人，吞噬自己的歌，让他的网孤寂整夜。明天清早，他将与伙伴们的微笑共同返回，用大家的臂膀拉动收获。他将从鱼儿们的眼中看到他熟悉的目光，从它们的身上看到他熟悉的色彩，从它们的口中嗅到他深爱的气息。明天，他将拥抱所有的鱼儿。是的，他肯定会这样做的。现在呢，必须回家，必须！

* * *

他每天从大海归来渐近家门时，都祈望不要碰见魔鬼。当他把潮湿的钥匙插入门锁，打开门，轻轻进入时，他看到她就像那他祈望不要碰到的魔鬼一样。

她那蜷缩着的沉重的身子令沙发蹒跚，困倦袭击着她，扯拉着她浮肿的眼皮。可她却在抗争着，但那不是对他的担心、思念的等待，她不是那彩云女子，等待焦渴的爱人归来，让他痛饮爱情，解

除他的干渴；她更没有那焦急盼望幼子归来的母亲的心，她只是等他回来便向他掷去倾盆的吼叫、抱怨和命令。当他想把疲惫的身体放到对面的沙发上时，她命令道：“别坐！赶快去洗澡，最好连你的皮都扒下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真诚，以获取些她的同情：“你哪怕有一次能微笑着迎接我回来！哪怕就一次，说一声：赞美安拉，你平安到家！哪怕就一次……”

她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打断了他，嘲讽着他的温柔：“为什么？莫非你去旅行了？”

无知！要么是装傻！她居然不明白大海就是旅行，捕鱼就是旅行，在那茫茫无际大海之上的等待就是旅行。她忘记或假装忘记，毫无差别——尽管大海有母亲的慈祥，但它却是忘恩负义、欺诈和凶泼的，就像她一样凶泼的。她忘记了，大海吞噬了多少潜水人，击碎多少船只，劫掠了多少货物，使多少商旅遭难！

他向她靠过去，可她却对他吼道：“远点儿！不许坐下！”

他失望了！毫无用处！当他走到洗澡间门口时，十分后悔。

为什么要屈从呢？为什么不转过身去，冲着她那张大脸喊叫，然后附上重重的一记耳光呢？当她舌头麻木，永远不再说话，他则可以休息了。发一次火，赢得这次战役。他停住了，心中的魔鬼在引诱他，让他这样想，这样做。但他终于理智了，求主保佑他不受魔鬼及她的伤害，并想：“这对我无所谓。只要我还干我的工作，满意我的工作就行。我要让她知道，尽管她大喊大叫，满腹牢骚，压力不断，我仍然沉溺于我的工作，让她下地狱去吧！”

* * *

他脱掉衣服，海的气味散发开来，他喜欢让鼻子紧贴着这衣服，吸着它的芬芳直至清晨。

他将浴缸放满水，将身体浸入水中，闭上双眼，想象着自己正被一个慈祥的浪拥裹，那浪逗弄着他的身体，激起哀愁与欲望。他使劲地搓着身子，觉得自己像在刮皮一样，甚至要刮掉所有的汗毛孔。当他肯定自己十分干净时，便离开那波浪，往全身喷上香水，裹着浴巾，向她发出命令的地方走去。

他爬到床上，开始不安起来。

他靠近了她。可她仿佛正在等待这一时刻，陡然火了起来：“喂，你来晚了，你想来烦我了？”

“好姑娘。”他请求她。

可她却冲着他的脸叫道：“好姑娘得像那些受压抑的女人一样忍耐！”

“可是，谁说过我欺负你了？”

她坐了起来，转过身对他说：“你还有别的吗？你白天晚上干的该是什么样的虐待呀！海……打鱼，同伙……简直是灾难！”

他想让她安静下来，便说道：“好姑娘，这不是咱们的饭碗吗？”

他的声音让她再一次激起了泼悍：“不对！原来的工作是你的饭碗，可你放弃了，去干这该死的活儿。”

“你要知道，大海的好处可多了……能赚到比原来的工作多得多的钱。赞美安拉吧，我们生活得不错。”

她撇着嘴，吐着气道：“你和你的享受都好。海成了你的享受了，你们抛离了家跑到海上，在渔艇上相聚，我们却在给你们准备享受的物资：晚饭、花生、瓜子什么的，哼，你当然知道还有什么了。”

“你明明知道，却装糊涂，我到海上可不是为了享受。”

她几乎是带着仇恨在喊着：“让安拉诅咒大海吧！”

望着她那狰狞的面孔，面对她对他所爱的诅咒，他该如何回答她？说什么？如何回复诅咒？

他将一如既往地宽恕她，今夜他需要她。

他靠近她，她躲开了。他再靠近，她便鄙夷地说：“远点，远点！你身上的味儿腥死了。”

他闻着自己，笑道：“我说好姑娘，哪儿来的腥味儿？我都把皮刮了一遍了。”

“那也白搭！你那腥味儿是从你的肉里长出来的，你就是用一千块肥皂洗也没用。”

他重又讨好道：“好姑娘……”

好姑娘拒绝他。他仰面朝天躺着，闻着自己，只觉得自己就是海，整个大海，他所钟情的迷人的大海。每当他的双眼与那湛蓝相遇，他的目光便溶解了，他便如梦游般地向海走去；当那“腥味儿”进入他的鼻息，生命立刻回到他的躯体；当他那疲惫的身躯投入到泡沫环绕的浪的怀抱，痴醉的美人鱼们抚爱着他的肉体。那海沙柔柔，低声细语，摩搓着他的双耳，使他舍弃一切舒适的枕。海滩上的碎石、贝壳，各自向他讲述着翌日的计划，因为海浪将把它们带向大海的中央。

噢，如果她能知道他是何等地爱恋大海！

他又一次向她讨好，但痛苦却充满心中。他愿以任何东西、任何形式消除和忘却这痛苦！他要驱赶它，即使以贴近那讨厌他的气味和他所爱恋的海的气味的妻子的身体为代价。

但她仍然拒绝他，并突然问道：“你干吗不从市场上买条鱼，为你解累舒身呢？”

他仍在安抚她，道：“谁说我累了？！”

她急了：“还要人说吗？你以为自己是年轻人吗？你忘了你已经老了，有了白头发了！”

一阵战栗：她使他记起了踏过他额头和头发的岁月。就是到了五十岁，他仍觉得自己活力无限，能与大海嬉戏，能拉网，能熬夜，能承受辛劳——这能延长他的生命，令青春永驻，使他的日日夜夜充满忍耐与希望。他不想再留在家中，便离开了那疲劳的躯体在浴后想拥抱的床。

“上哪儿去？”她叫道。

“去找魔鬼。”

她的声音更高了：“是去大海！”

他急忙离开，可她的声音仍然追逐着他，她那问声如利箭穿透他的心：“我真不知道，你喜欢海里的什么？！”

噢，如果她能知道……

他使劲地关上身后的门，犹如关上她的嘴。这个蠢货，她能够感受到那沉睡的伤痛正在他的胸中尽情地伸展着吗？

这该诅咒的女人如何理解，她正以其对他的爱之恋情的反复追问打破了风暴的沉寂，使战栗传遍全身。遥远的过去的树被摇撼着，记忆竞相坠落，唤醒了一切沉睡的事物。噢，如果她能知道，她正以那反复不断的问题唤醒了那深藏在他心中的那张脸，那一对明眸重又回到他眼前，都如两粒炽热的炭火，一对纯真的明珠，两个成熟的果实在他面前闪跃。于是，一切均被照亮，她的一切都容光焕发，甚至她的名字！

第二章

沃斯米娅。

她的名字叫沃斯米娅。

噢，那张微黑的、闪烁着沙漠色彩的面庞。噢，那夜空中闪烁的明星。那玛里德歌曲，那流行的儿歌。还有那狭窄街巷中水池里的游泳。

沃斯米娅……

那是我的初恋，但在我们那个古旧的年代却未能存活多久。那古城的地图到哪里寻觅？无数只手以文明的名义将其摧毁。高大的建筑扼杀了我们的童年，荡平了少儿的欢乐，夷平了时而用煤黑、时而用颜料涂抹在墙上的童年的故事，那些故事是用心血画出的，只有绘画的人和为之而画的人才知道它们在哪里。

他们把一切都弄没了……那几个大大的院落，清晨的曙光天天将其拥抱，唤醒那些房顶上和檐下惺忪的睡眼。圈中的牛羊睁开了眼睛，哞哞、咩咩声骤起，抗议着夜中的饥饿，显示着乳房中乳汁的沉满。那个年月在哪儿？那些财富在哪儿？他们将其剥夺了，剥夺了那些岁月，剥夺了我们享受那些白昼，那些轻轻而匆匆移动的白昼，辛勤的永无

完结的劳动的白昼，它总是以母亲们在厨房、在牲口圈和大饼灶旁的操劳开始。老奶奶们身靠坐垫，赞美着安拉，或逗哄着吃奶的婴儿们。忽然间，或许她们中有人会尖叫起来，原来是婴儿尿湿了她们的衣衫或吐脏了她们的头巾。

那是一种生活，从我们赤脚奔向那长长的街道就感觉到的生活。我们比赛着，到达那街的尽头，望着那盘坐在潮湿的土地上的卖巴吉拉甜食的乌姆·阿里，于是揉着眼睛，除去眼眵，盯着看她给我们盛了多少勺，然后把硬币丢进她那金属的小罐中，罐中立刻荡起几声欢乐的颤音。

我们拿着盛着热热的巴吉拉甜食的小碗，香气直扑到鼻子，一群一帮地慢慢地走回家。如果我们中有人拿着热热的烧饼，那不断冒出的气总会吸引一些人，于是，我们就会从顶着烧饼人的头上抢一个，分着把它吞掉，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根本不去管随之而来的责骂和用红辣椒蜇我们的嘴或狠拧我们的腿。

宁静透明的生活，充满情感和爱，富于怜恤和交往。可是，他们却将其粉碎了，他们让房子分离，把面容破坏，我们的城市变得陌生了，我们的家被遗弃了。

家在哪儿？它现在怎么样了？

沃斯米娅的家在哪儿？一切荡然无存，只剩下那棵树。那些机械把围墙、墙壁和柱子摧毁了，只留下了那棵树，仿佛它执意要给我留下点儿什么，留下我心中深恋的东西。

每当我去市场，总特意从那里经过，在那仅存的树下乘凉，深深的思念总让我藏匿于它的树荫下。于是，过去的芬芳飘逸，那是童年的岁月，孩提时代，还有沃斯米娅的面庞。

* * *

那是个大宅子，方方的院子中间有口水塘，水桶总在塘边垂着。那水桶不知滑落了多少次，总是我和沃斯米娅争先奔跑着将其捞起。我俩中的胜利者又总是去激恼另一个。

水桶上滴落的水滴在水塘旁形成了一个圈，我们在那里种了些大麦，并打赌看谁种的大麦长得高。结果，我种的大麦长得很快，沃斯米娅生气了。不过，每次她都又让自己安下心来，并对我说：“你是男孩，所以你的大麦长得快，你也长得比我高哇！”

我却装傻道：“我真的比你高？”

她要跟我比比。

她靠近我，把肩膀贴在我身上，我心里暗暗高兴。

“看，看呀！你高！”

每次我都设法让她跟我比个儿，让她的肩头紧贴在我的肩上，那一刻，我只觉得高兴。

大院子旁边有几个小院子，厨房院中有两个厨房，大厨房为宴席而用，沃斯米娅的母亲天天进入的是小厨房，总有肉饭和扁豆的气味冲进我的鼻孔。眼看午饭将近，我便准备回家，这时，沃斯米娅的母亲边给我盛着吃的，边说：“拿着，阿卜杜拉，今天就吃我们做的午饭吧。”

我高高兴兴地把大碗抱在怀里，甚至不觉得它是烫人的，急忙跑回家去吃沃斯米娅也在吃的午餐。每次从家里出来，我都不会忘记给她妈妈装上满满一碗土，放在厨房院一角的污水坑边，并把石块挑净，免得她擦锅时划破手。她总是谢我，每回都夸我聪明、心好。从厨房